



憩荷齋
诗词散曲集

樊忠英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頤荷齋詩詞散曲集

樊忠英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憩荷斋诗词散曲集 / 樊忠英著. —兰州: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5. 8

ISBN 7-80587-753-X

I. 憩... II. 樊... III. ①诗词—作品集—中国—当代②散曲—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2511 号

书 名 憩荷斋诗词散曲集

作 者 樊忠英 著

责任编辑 柳中飞

封面设计 王铁军

出版发行 敦煌文艺出版社(73000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印 刷 兰州残联福利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125 插 页 3

版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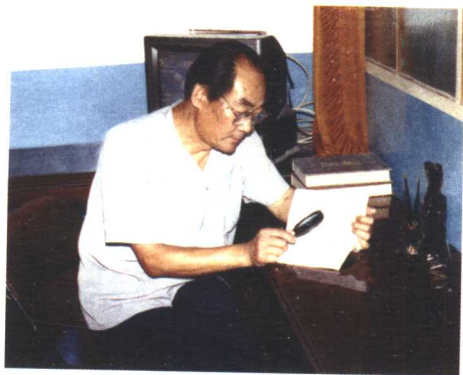
印 数 1—1,000

书 号 ISBN7-80587-753-X

定 价 18.00 元

(敦煌文艺版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作者简介

樊忠英，祖籍山东鄄城县，1960年毕业于西北师大中文系，在甘肃陇南市从事教育工作四十余年，现已退休。

七言律诗

草庵借宿

昨日登山^陈草庵，日晚唯归。守山张老命其子邀余草庵过夜。
老人好善谈，说尽山林^陈寺^陈。是夜，望山寂寂，别具
情味。及归，就阮弟庵夜话，成诗志之。

林外野田扬豆花，

孤松崖下一农家。

相邀青鸟^陈踏碧草，

共坐黄^陈发煮油茶。

陈罽^陈束蜡汤酒，

新月送回西岭霞。

话尽望山无限事，

秋熟犹梦醉^陈。 ^陈

陈

一九七〇·九·十二

作者手迹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 樊忠英近照

诗蕴真情动人心

——《憩荷斋诗词散曲集》序

庆振轩

捧读一部厚厚的《憩荷斋诗词散曲集》，如与樊忠英老先生相对晤谈，听他用诗的语言发自肺腑地叙平生，述往事，话离别，说亲情。喜悦时，笑声朗朗，悲伤时，泪盈双眸……一字一句皆为心声流露。我被这饱蕴挚情的诗章深深地打动了。

读《憩荷斋诗词散曲集》，首先感动我的，是樊老先生在诗词曲中抒发的一个光荣的人民教师、一个共产党员，自“少年投笔上征途”（《七律·述怀》），一生对祖国、对人民、对党矢志不渝、忠贞不二的深情。诗人16岁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满怀热血投入到减租、反霸、肃特、土改中去，后于西北师大毕业后，成为一名教师。但在“文革”中却被揪斗、被批判，怨谪农村十余载。其间诗人多次申诉，“落实政策办公室”不予受理。当时处境，正如其曲中所写，“舟可载，载不动许多愁，沉沉怨苦，郁郁心头”（《双调·折桂令》）。但即使在这怨苦无诉的困境中，

“忧怨锻就铁骨”（《念奴娇·金城忆别》），坚信严冬终将过去，乌云定会散尽，盼望阳光灿烂的春天，“收泪眼，勤农桑，待春光”（《念奴娇·林寨新熟》）。因此，当春回大地，冰雪消融，诗人为粉碎“四人帮”而热烈欢呼，先后写有《七律·迎朝阳》、《卜算子·凄凄有女哀》、《满江红·倒了四人帮》，表达自己欢跃心情。当党敞开温暖的怀抱，接纳他加入渴望已久的党组织时，他发自内心地挥写了《满庭芳·自贺入党》，誓言铮铮：“男儿志，一生信守，耿耿在胸膛。”从此，诗人的一颗心和党贴得更紧，时时关注改革开放后祖国发展变化的历程，为其存在的问题焦虑，为其取得的辉煌成就欢欣鼓舞。读诗人的《满江红·香港回归述怀》、《永遇乐·赞小浪底合龙成功》、《水调歌头·赞三峡合龙》、《满江红·贺载人飞船首航成功》、《七律·冲天一笑》、《七律·十六大》等诗词，我们可以感受到诗人的心与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甚至我们还可以看到，诗人随着时代的步伐，把发生在身边的生活变化，也满怀喜悦，一一收诸笔端。城乡道路拓建诗人的心路宽，新建的高楼林立诗人的心气高。就连那春种秋收，丰收的笑语，连枷声声，也声声入耳。历尽劫波忠贞在，读诗品词，诗人坦荡磊落的心志剖白，让人钦敬。人如其诗，让人难忘——“坎坷十余载，甘为孺子牛。信守革命志，无

言勤耕耘。一任狂飙吼，矢志守初衷。”

同作为教师，樊老先生的诗作深深感动我的是他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忠诚。文革初期，狂魔乱舞，五洲鼎沸。校园内揪斗教师，停课“闹革命”，诗人被斥为“黑帮”，几番闹剧之后，诗人“从容仍开讲”。因为在其一生中，他的生命已和祖国的教育事业融合在一起，“从教吾所愿，献身教儿曹。为国育幼苗，何罪该打倒？”他自知无罪无悔，在人妖颠倒的岁月，他明知自己“文弱一书生，何力抚惊涛？”在“自知必揪斗”的处境中，“依旧备讲稿”，并且“一丝不苟且，晨昏勤辅导”（《古风·横竖任君抛》）。朴实无华的诗句，袒露了他特定时期的心声，令人感佩。诗人象当年诸多含冤负屈的人们一样，“不许教书使作农”，离开了三尺讲台，被下放农村。但忠诚教育事业的他，依然“情系书声”。偶然散步，“不闻东舍闹，惟有北庭喧。朗朗书声切，隐隐眼底寒。有心植梁栋，无意废桑田。”（《五律·情系书声》）于唏嘘感叹之中，情蕴深厚。正因为情系校园，情系书声，所以几回回在梦中“偷看学庠众儿曹”（《七绝·梦回》）。作为一名教师，长期被剥夺了教书育人的权利，读其诗，我们为之叹惋。同样，当诗人历经磨难终于“重上讲台”，我们也理解他发自内心的“欣喜若狂”、“热血沸腾”、心潮澎湃，那强忍的泪水和洋

溢在他身边的师生情谊。樊老先生在诗中，并没有用太多的篇幅叙写自己的执教生涯，但我们仍然能从这真情流溢的诗行中真切地感受到，诗人一定是一位德艺双馨、备受学生爱戴的师长。

与樊老先生的政治情、事业情一起感动我的，还有流淌在诗行中浓浓的亲情。“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孟郊的一首《游子吟》，道出了古往今来儿女们对父母的感念之情。自古以来，人同此心，母子连心，诗人继承了母爱文化的传统，传写出了感人至深的特定环境中的父母双亲形象。由于诗人在长期的人生岁月中，苦难之心饱受父母之爱的滋润，所以他的游子之爱也表现得分外感人。诗人的父叔早于1927年即离开家乡，追忆往昔，诗人笔下描绘出“爷娘出走”之后，“满眼狼豺饿虎”的岁月中，“年年岁岁，倚门守候”，“望断天涯路”的祖父母形象；诗人接到家书，感父叔辞世，“心绪凄然，代父成词，以抒乡情”，抒写的是“爷娘梦断”，游子魂牵的至爱亲情。正是在那艰难时世中，诗人倍感父母慈爱的抚慰，诗由心生，在迁谪途中写出了“爷娘忍泪无言送，弟妹呼兄着意留”（《鹧鸪天·送别》），“登车但见爷娘泪，俯首犹闻幼子哭”（《七律·故乡别》）的诗行；他体察父母日夜盼儿归的迫切心情，写出了“依旧窗前明月光”，“倚窗久盼是爷娘”的心声

(《七绝·望儿归》),真切地传写出文革中含冤负屈时的游子意、父母情。尤为感人的是诗人写于1971年中秋的《七律·团圆饭》,其序曰:“中秋团圆节,老母操刀作菜,尽陈席上,冀儿曹回家餐聚,然子孙尽遣农村,无一人可与爷娘共餐。老人孤寂,余心凄然。”中秋之时盼团圆,乃人情之常。动乱岁月盼团圆,其情更切。而团圆饭已备,儿孙竟“无一人可与共餐”,其心哀痛,可以想见,诗中“系裙弄厨刀”的老母,“佳肴只见席间满,儿女无人盘内挑”,“老母怀愁肠欲断,阿爷念子泪轻抛”的真情传写,至今读之,令人神伤。父母的关爱在寻常岁月是滋润儿女的春风雨露,而在艰难时日中,则不啻是冬日的阳光。她抚慰诗人受伤的心灵,是其度过坎坷人生的精神支柱之一。“寒夜方入睡,爷娘入梦来。抚儿嘱冷暖,扑入爷娘怀”(《五绝·梦》),记梦若真。父母的关爱始终伴随着诗人,沐浴着父母慈爱的雨露阳光。“鸭幼知反哺,羊因乳跪膝”(《五律·游子泪》),为了报慰父母之爱,在被遣放农村的困境中,诗人只有报以赤子之心——“夜来故友宿吾庐,执手相看寒透骨。归去莫言游子泪,但寄老母报安书”(《七绝·捎书》),游子泪浸报安书,怎能不让人为之感叹再三。

也许诗人只是出于按时间编排的考虑,诗词集的首页是一首爱情词(《蝶恋花·词赠芳卿》),这是诗人

热恋时写赠夫人王素芳女士的。但通阅全集之后，我宁愿相信诗人是有意为之。因为全集自始至终充溢着真情——对祖国对党的忠贞之情，对教育事业的执着之情，对父母的敬爱之情，对妻子的倾心相爱之情，对子孙的关爱之情，对友人他人的关切之情——诗人的创作，是从爱开始的！诗人叙写了自己与爱妻相爱相恋的幸福时光；描述了夫妻二人相濡以沫的艰难时日；记下了遣放农村时偶一相逢的特殊感受；传写了两地相思的缱绻情怀。在忆念的梦境中，“倚楼忽入鹊桥梦，执手依依话不眠”（《江南春·鹊桥梦》）。在刻骨的相思中，“只有梢头今夜月，把怨苦，两头牵”（《江神子·忆芳卿后沟之夜》）。夫人的婷婷倩影、恬淡风姿、丰神逸韵，弥漫在诗人数十年的生活中，流溢到诗人的梦境里，活现在诸多诗章上。人们说，当相爱的人一起分担痛苦时，痛苦就减轻一半。当两人分享幸福时，幸福就增加了一倍。在诗人的作品中，充满了对夫人痴心的爱恋，更充溢着对夫人在艰难岁月中的理解和支持的感念。有爱伴随的日子，鲜花阳光更灿烂。即使在困苦中，有爱相伴苦也甜（《五古·苦也甜》）。人世之中，种花得花，种刺得刺，播种爱心的人，收获的将是爱的回报。从诗作中，我们高兴地看到，在诗人的家庭中，在诗人的周围，那真情爱意在延续在弥漫……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性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我对樊老先生之作，亦如是观，因为诗词散曲皆真情，是《憩荷斋诗词散曲集》的最大特色。

十天前，樊老先生的高足石正春同志携《憩荷斋诗词散曲集》，嘱我为序。捧读诗集，研味再三，心有所感，谨记以为序，以示对诗人敬慕祝福之意。

2005年3月于兰州大学

如歌的行板

——读《憩荷斋诗词散曲集》感言

石正春

地处甘肃东南的武都，自古就是秦蜀咽喉，陇上重镇，它承恒水之泽，积五凤之秀，其民风朴而士笃学。同时由于秦岭、巴蜀、青藏三大地域文化交汇于此，又经汉、藏、氐、羌等多民族相互交融，形成了独特的人文风貌，可谓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古有乾嘉学派的著名学者邢澍，虽官至知府，却勤学不倦，著书立说，成一代朴学大师。近现代以来，武都又涌现出许多值得称道的文人雅士，在这片充满诗意的土地上默默耕耘的樊忠英老师历三十余年之功积累的这本《憩荷斋诗词散曲集》，正是这种文脉的传承和延续。可见，我们这块古老的土地并不缺乏优秀的儿女，有这些优秀的子民，大地才不会沉沦。

本书作者是我二十多年前的中学老师，他一生从事语文教学工作，如今退休赋闲已十余年光景，在他古稀之年仍以坚韧不拔的毅力从事着诗、词、散曲的创作并且编辑出版，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今年春

节，笔者回乡省亲，路经县城时顺道看望他老人家，他不仅身板硬朗，思维也很敏捷，还是那么健谈自如。这使我不由想起二十六年前在武都二中（今洛塘中学）读书时先生给我们上语文课时的情形。那时先生正值人到中年，经过多年的政治风浪的洗礼，摆脱了精神上的枷锁，重返教学岗位不久，对教学事业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先生着蓝灰色中山装，戴一幅深度宽边眼镜，在课堂上为我们领读李太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越人逾天姥，云霞明灭或可睹，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他用古人诵诗时的腔调，一手背过，一手拿着课本，边朗读边在讲台和走道之间来回踱着步，情绪跌宕，抑扬顿挫，已显谢顶的头部随着朗读的节奏摇晃，忽左忽右地划着半圆，似乎进入了一种忘我的境界。让我至今难忘的是他能将本来枯燥乏味的汉语语法和古汉语讲得津津乐道，有滋有味。通过穿插各类典故、人物及生动恰当的比喻，使学生听得入迷。笔者这点浅显的古文基础和文学功底，正是那个时候打下的根基。每当想起二十多年前的这些点点滴滴，就恍如昨天，毕竟岁月无情，青山在，人已老，如今看到这本倾注了先生多年心血的著作，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从这本记录着他人生轨迹的诗稿中我们看到，他的命运几经波折，坎坎坷坷，他走

过的路也正是那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一个缩影。这使
我想起一位哲人的论断：“二十世纪是一个特别的世
纪，在这个世纪，人类经历的苦难达到了人类历史之
最，最大规模的战争，最恶劣的对人性尊严的侮蔑，
最无耻的道德沦丧，最肆无忌惮的生态破坏……”。
正当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怀着对新中国的憧憬和向
往，以满腔热血为年青的共和国奉献青春的时候，
却不约而同地赶上那个丧失理性的动乱年代。它是一
场民族的劫难，是留给一代甚至几代人痛苦的记忆，
又有那一位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能躲过那样的命运
呢？正是这种从天堂到地狱的锤炼，使他对人生有了
肉体生灭的痛切感受，才运用诗词创作这种特别的方
式来表达他内心的苦闷，才熔铸出精湛的思想火花。
正如德国诗人荷尔德林的代表作《徐伯利翁》中的名
言：“倘无古老而缄默的山岩，即使命运横亘于前，
心灵的波涛将不会如此壮丽地飞溅起来而化为思想”。
从这个角度讲，生活的苦难又成为对他精神世界的一
份馈赠，如果用屈子“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
未悔”来概括他今天的心境再恰当不过。

正是由于作者这些独特的生活经历和人生际遇，
使他的作品有着与众不同的格调和追求。先生一生，
淡泊名利，他的诗词作品极少向外投寄，也无需迎合
什么人物或报刊的口味，大多为即兴之作，有感而

发。如用当今文坛的流行说法，就是纯属私人化写作，因而他的诗词抒发的是真性情，少有人工雕刻的痕迹，他的所感所想，均源于自己刻骨铭心的现实感受。如“文革”时期，作者长期关在“牛棚”，由于失去人身自由，缺乏基本的写作条件，这时他以打腹稿的方式创作了许多抒发怨愁之苦，反映“牛棚”境况的诗作，直到政策解冻迁居农村后才靠记忆追录下来。如《桂枝香·牛棚怨》：

木椽数遍，算能积多少旧怨新愁？偏又秋风落叶，月冷如钩。户扉易锁情难禁，梦魂飞，上了云头。看见伊人，听见儿哭，肠断如揪！

盼卿来，卿来更愁。怕有话难说，相逢难留。匆匆万绪未顺，几次催舟。无言望断卿去处，怎经得，离恨悠悠。长夜何明？感忧何了？劳燕何俦？

这首词我们可以看做是他这一时期的颇具代表性的作品，它将作者身居“牛棚”失去自由，在“秋风落叶，月冷如钩”，门庭紧锁的境遇中思念家中妻儿老小的悲苦之情表现得真切感人，让人看了揪心难眠。“梦魂飞，上了云头，看见伊人，听见儿哭，肠断如揪。”在诗人的幻觉中看见爱妻幼子抱在一起啜泣、痛哭，更添几分酸楚和悲凉。末尾一连三问，节拍急促，既是控诉，又是呐喊，更是对自由、团聚和美好未来的热切期盼。这首词作若从表象上看，抒发的只是特定历史条件下迸发出来的离怨别恨，是牵挂